

## 第九十八回

###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

话说须贾得命，连夜奔回大梁，来见魏王，述范雎吩咐之语。那送家眷是小事，要斩相国之头，干碍体面，难于启齿。魏王踌躇未决。魏齐闻知此信，弃了相印，连夜逃往赵国，依平原君赵胜去了。魏王乃大饰车马，将黄金百镒、采帛千端，送范雎家眷至咸阳。又告明：“魏齐闻风先遁，今在平原君府中，不干魏国之事。”范雎乃奏闻秦王。秦王曰：“赵与秦一向结好，渑池会上结为兄弟，又将王孙异人为质于赵，欲以固其好也。前秦兵伐韩，围阼与，赵遣李牧救韩，大败秦兵，寡人向未问罪。今又擅纳丞相之仇人，丞相之仇，即寡人之仇，寡人决意伐赵，一则报阼与之恨，二者索取魏齐。”乃亲帅师二十万，命王翦为大将伐赵，拔三城。是时赵惠文王方薨，太子丹立，是为孝成王。孝成王年少，惠文太后用事，闻秦兵深入，甚惧。时蔺相如病笃告老，虞卿代为相国。使大将廉颇帅师御敌，相持不决。虞卿言于惠文太后曰：“事急矣！臣请奉长安君为质于齐以求救。”太后许之。原来惠文王之太后乃齐湣王之女。其年齐襄王新薨，太子建即位，年亦少，君王后太史氏用事。两太后姑嫂之亲，亲情和睦，长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爱之少子，往质于齐，君王后如何不动心？于是即命田单为大将，发兵十万，前来救赵。秦将王翦言于秦王曰：“赵多良将，又有平原君之贤，未易攻也。况齐救将至，不如全师而归。”秦王曰：“不得魏齐，寡人何面见应侯乎？”乃遣使谓平原君曰：“秦之伐赵，为取魏齐耳！若能献出魏齐，即当退兵。”平原君对曰：“魏齐不在臣家，大王无误听人言也。”使者三往，平原君终不肯认。秦王心中闷闷不悦。欲待进兵，又恐齐、赵合兵，胜负难料；欲待班师，魏齐如何可得？再四踌躇，生出一个计策来。乃为书谢赵王，略曰：

寡人与君，兄弟也。寡人误闻道路之言，魏齐在平原君所，是以兴兵索之。不然，岂敢轻涉赵境？所取三城，谨还归于赵，寡人愿复前好，往来

无间。

赵王亦遣使答书，谢其退兵还城之意，田单闻秦师已退，亦归齐去讫。秦王回至函谷关，复遣人以一缄致平原君赵胜，胜拆书看之，略曰：

寡人闻君之高义，愿与君为布衣之交。君幸过寡人，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。

平原君将书来见赵王。赵王集群臣计议，相国虞卿进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也。昔孟尝君入秦，几乎不返。况彼方疑魏齐在赵，平原君不可往！”廉颇曰：“昔蔺相如怀和氏璧单身入秦，尚能完归赵国，秦不欺赵。若不往反起其疑。”赵王曰：“寡人亦以此为秦王美意，不可违也。”遂命赵胜同秦使西入咸阳。

秦王一见，欢若平生，日日设宴相待。盘桓数日，秦王因极欢之际，举卮向赵胜曰：“寡人有请于君，君若见诺，乞饮此酌。”胜曰：“大王命胜，何敢不从！”因引卮尽之。秦王曰：“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，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，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、仲父也！范君之仇魏齐，托在君家，君可使人归取其头，以毕范君之恨，即寡人受君之赐！”赵胜曰：“臣闻之：‘贵而为友者，为贱时也；富而为友者，为贫时也。’夫魏齐，臣之友也。即使真在臣所，臣亦不忍出之，况不在乎？”秦王变色曰：“君必不出魏齐，寡人不放君出关！”赵胜曰：“关之出与不出，事在大王。且王以饮相召，而以威劫之，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。”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负魏齐，遂与之俱至咸阳，留于馆舍，使人遗赵王书，略曰：

王子弟平原君在秦，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，魏齐头旦至，平原君夕返，不然，寡人且举兵临赵，亲讨魏齐，又不出平原君于关，惟王谅之！

赵王得书大恐，谓群臣曰：“寡人岂为他国之亡臣，易吾国之镇公子？”乃发兵围平原君家，索取魏齐。平原君宾客多与魏齐有交，乘夜纵之逃出，往投相国虞卿。虞卿曰：“赵王畏秦，甚于豺虎，此不可以言语争也。不如仍走大梁，信陵君招贤纳士，天下亡命者皆归之，又且平原君之厚交，必然相庇。虽然，君罪人不可独行，吾当与君同往！”即解相印，为书以谢赵王，与魏齐共变服为贱者，逃出赵国。既至大梁，虞卿乃伏魏齐于郊外，慰之曰：“信陵君慷慨丈夫，我往投之，必立刻相迎，不令君久待也。”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门，以刺通。主客者入报，信陵君方解发就沐，见刺，大惊曰：“此赵之相国，安得无故至此？”使主客者辞以主人方沐，暂请入坐，因叩其来魏之意。虞卿情急，只得将魏齐得罪于秦始末，及自家捐弃相印，相随投奔之意，大略告诉一番。主客者复入言之。信陵君心中畏秦，不欲纳魏齐，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，不好直拒，事在两难，犹豫不决。虞卿闻信陵君有难色，不即出见，大怒而去，信陵君问于宾客曰：“虞卿

之为人何如？”时侯生在旁，大笑曰：“何公子之暗于事也？虞卿以三寸舌取赵王相印，封万户侯，及魏齐穷困而投虞卿，虞卿不爱爵禄之重，解绶相随，天下如此人有几？公子犹未定其贤否耶？”信陵君大惭，急挽发加冠，使与人驾车疾驱郊外追之。

再说魏齐悬悬而望，待之良久，不见消息，想曰：“虞卿言信陵君慨慷丈夫，一闻必立刻相迎。今久而不至，事不成矣！”少顷，只见虞卿含泪而至曰：“信陵君非丈夫也，乃畏秦而却我，吾当与君间道入楚。”魏齐曰：“吾以一时不察，得罪于范叔，一累平原君，再累吾子，又欲子间关跋涉，乞残喘于不可知之楚，我安用生为？”即引佩剑自刎。虞卿急前夺之，喉已断矣。虞卿正在悲伤，信陵君车骑随到。虞卿望见，遂趋避他所，不与相见。信陵君见魏齐尸首，抚而哭之曰：“无忌之过也！”时赵王不得魏齐，又走了相国虞卿，知两人相随而去，非韩即魏，遣飞骑四出追捕。使者至魏郊，方知魏齐自刎。即奏知魏王，欲请其头，以赎平原君归国。信陵君方命殓殓魏齐尸首，意犹不忍。使者曰：“平原君与君一体也，平原之爱魏齐，与君又一心也。魏齐若在，臣何敢言？今惜已死无知之骨，而使平原君长为秦虏，君其安乎？”信陵君不得已，乃取其首，用匣盛之，交封赵使，而葬其尸于郊外。髯翁有诗咏魏齐云：

无端辱土听须贾，只合损生谢范雎。

残喘累人还自累，咸阳函首恨教迟！

虞卿既弃相印，感慨世情，遂不复游宦，隐于白云山中，著书自娱，讥刺时事，名曰《虞氏春秋》。髯翁亦有诗云：

不是穷愁肯著书，千秋高尚记虞兮。

可怜有用文章手，相印轻抛徇魏齐！

赵王将魏齐之首，星夜送至咸阳，秦王以赐范雎。范雎命漆其头为溺器，曰：“汝使宾客醉而溺我，今令汝九泉之下，常含我溺也。”秦王以礼送平原君还赵，赵用为相国，以代虞卿之位。范雎又言于秦王曰：“臣布衣下贱，幸受知于大王，备位卿相，又为臣报切齿之仇，此莫大之恩也。但臣非郑安平，不能延命于魏，非王稽，不能获进于秦，愿大王贬臣爵秩，加此二臣，以毕臣报德之心，臣死无所恨！”秦王曰：“丞相不言，寡人几忘之！”即用王稽为河东守，郑安平为偏将军。于是专用范雎之谋，先攻韩、魏，遣使约好于齐、楚。范雎谓秦王曰：“吾闻齐之君王后贤而有智，当往试之。”乃命使者以玉连环献于君王后曰：“齐国有人能解此环者，寡人愿拜下风！”君王后命取金锤在手，即时击断其环，谓使者曰：“传语秦王，老妇已解此环讫矣。”使者还报。范雎曰：“君王后果女中之杰，

不可犯也。”于是与齐结盟，各无侵害，齐国赖以安息。

单说楚太子熊完为质于秦，秦留之十六年不遣。适秦使者约好于楚，楚使者朱英与俱至咸阳报聘。朱英因述楚王病势已成，恐遂不起。太傅黄歇言于熊完曰：“王病笃而太子留于秦，万一不讳，太子不在榻前，诸公子必有代立者，楚国非太子有矣。臣请为太子谒应侯而请之。”太子曰：“善。”黄歇遂造相府说范雎曰：“相君知楚王之病乎？”范雎曰：“使者曾言之。”黄歇曰：“楚太子久于秦，其与秦将相无不交亲者，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谨。相君诚以此时归之于楚，太子之感相君无穷也！若留之不遣，楚更立他公子，则太子在秦，不过咸阳一布衣耳。况楚人怨于太子之不返，异日必不复委质事秦。夫留一布衣，而绝万乘之好，臣窃以为非计也。”范雎首肯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即以黄歇之言，告于秦王，秦王曰：“可令太子傅黄歇先归问疾，病果笃，然后来迎太子。”

黄歇闻太子不得同归，私与太子计议曰：“秦王留太子不遣，欲如怀王故事，乘急以求割地也。楚幸而来迎，则中秦之计，不迎，则太子终为秦虏矣。”太子跪请曰：“太傅计将若何？”黄歇曰：“以臣愚见，不如微服而逃。今楚使者报聘将归，此机不可失也！臣请独留，以死当之。”太子泣曰：“事若成，楚国当与太傅共之。”黄歇私见朱英，与之通谋，朱英许之。太子熊完乃微服为御者，与楚使者朱英执轡，竟出函谷关，无人知觉。黄歇守旅舍，秦王遣归问疾，黄歇曰：“太子适患病，无人守视，俟病稍愈，臣即当辞朝矣。”过半月，度太子已出关久，乃求见秦王，叩首谢罪曰：“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讳，太子不得立，无以事君，已擅遣之，今出关矣。歇有欺君之罪，请伏斧钺！”秦王大怒曰：“楚人乃多诈如此！”叱左右囚黄歇，将杀之。丞相范雎谏曰：“杀黄歇不能复还太子，而徒绝楚欢，不如嘉其忠而归之。楚王死，太子必嗣位，太子嗣位，歇必为相，楚君臣俱感秦德，其事秦必矣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乃厚赐黄歇，遣之归楚。史臣有诗云：

更衣执轡去如飞，险作咸阳一布衣。

不是春申有先见，怀王余涕又重挥。

歇归三月，而楚顷襄王薨，太子熊完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进太傅黄歇为相国，以淮北地十二县封春申君。黄歇曰：“淮北地边齐，请置为郡，以便城守，臣愿远封江东。”考烈王乃改封黄歇于故吴之地。歇修阖闾故城，以为都邑；濬河于城内，四纵五横，以通太湖之水；改破楚门为昌门。时孟尝君虽死，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以养士相尚，黄歇慕之，亦招致宾客，食客常数千人。平原君赵胜常遣使至春申君家，春申君馆之于上舍。赵使者欲夸示楚人，用玳瑁为簪，以珠玉饰刀剑之宝。及见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以明珠为履，赵使大惭。春

申君用宾客之谋，北兼邹、鲁之地，用贤士荀卿为兰陵令，修举政法，练习兵士，楚国复强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秦昭襄王已结齐、楚，乃使大将王齕帅师伐韩，从渭水运粮，东入河洛，以给军饷。拔野王城，上党往来路绝。上党守臣冯亭，与其吏民议曰：“秦据野王，则上党非韩有矣。与其降秦，不如降赵。秦怒赵得地，必移兵于赵，赵受兵，必亲韩，韩、赵同患，可以御秦。”乃遣使持书并上党地图，献于赵孝成王。时孝成王之四年，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。赵王夜卧得一梦，梦衣偏裒之衣，有龙自天而下，王乘之，龙即飞去，未至于天而坠，见两旁有金山、玉山二座，光辉夺目。王觉，召大夫赵禹，以梦告之。赵禹对曰：“偏衣者，合也；乘龙上天，升腾之象；坠地者，得地也；金玉成山者，货财充溢也。大王目下必有广地增财之庆，此梦大吉。”赵王喜，复召筮史敢占之，敢对曰：“偏衣者，残也；乘龙上天，不至而坠者，事多中变，有名无实也；金玉成山，可观而不可用也。此梦不吉，王其慎之！”赵王心惑赵禹之言，不以筮史为然，后三日，上党太守冯亭使者至赵。赵王发书观之，略曰：

秦攻韩急，上党将入于秦矣。其吏民不愿附秦，而愿附赵，臣不敢违吏民之欲，谨将所辖十七城，再拜献之于大王。惟大王辱收之！

赵王大喜曰：“禹所言广地增财之庆，今日验矣！”平阳君赵豹谏曰：“臣闻无故之利，谓之祸殃，王勿受也。”赵王曰：“人畏秦而怀赵，是以来归，何谓无故？”赵豹对曰：“秦蚕食韩地，拔野王，绝上党之道，不令相通，自以为掌握中物，坐而得之，一旦为赵所有，秦岂能甘心哉？秦力其耕，而赵收其获，此臣所谓‘无故之利’也。且冯亭所以不入地于秦，而入之于赵者，将嫁祸于赵，以舒韩之困也。王何不察耶？”赵王不以为然，再召平原君赵胜决之。胜对曰：“发百万之众，而攻人国，逾年历岁，未得一城。今不费寸兵斗粮，得十七城，此莫大之利，不可失也。”赵王曰：“君此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”乃使平原君率兵五万，往上党受地，封冯亭以三万户，号华陵君，仍为守。其县令十七人，各封以三千户，皆世袭称侯。冯亭闭门而泣，不与平原君相见。平原君固请之，亭曰：“吾有三不义，不可以见使者。为主守地不能死，一不义也；不由主命，擅以地入赵，二不义也；卖主地以得富贵，三不义也。”平原君叹曰：“此忠臣也！”候其门，三日不去。冯亭感其意，乃出见，犹垂涕不止，愿交割地面，别选良守。平原君再三抚慰曰：“君之心事，胜已知之，君不为守，无以慰吏民之望。”冯亭乃领守如故，竟不受封。平原君将别，冯亭谓曰：“上党所以归赵者，以力不能独抗秦也。望公子奏闻赵王，大发士卒，急遣名将，为御秦计。”平原君回报赵王，赵王置酒贺得地，徐议发兵，未决，



秦大将王龁进兵围上党。冯亭坚守两月，赵援兵犹未至，乃率其吏民奔赵。时赵王拜廉颇为上将，率兵二十万来援上党，行至长平关，遇冯亭，方知上党已失，秦兵日近。乃就金门山下，列营筑垒，东西各数十，如列星之状，别分兵一万，使冯亭守光狼城，又分兵二万，使都尉盖负、盖同分领之，守东西二鄣城，又使裨将赵茄远探秦兵。

却说赵茄领军五千，哨探出长平关外，约二十里，正遇秦将司马梗，亦行探来到。赵茄欺司马梗兵少，直前搏战。正在交锋，秦第二哨张唐兵又到，赵茄心慌手慢，被司马梗一刀斩之，乱杀赵兵。廉颇闻前哨有失，传谕各垒用心把守，勿与秦战，且使军士掘地深数丈以注水，军中都不解其意。王龁大军已到，距金门山十里下寨，先分军攻二鄣城，盖负、盖同出战皆败没。王龁乘胜攻光狼城，司马梗奋勇先登，大军继之。冯亭复败走，奔金门山大营，廉颇纳之。秦兵又来攻垒，廉颇传令：“出战者，虽胜亦斩！”王龁攻之不入，乃移营逼之，去赵营仅五里，挑战几次，赵兵终不出。王龁曰：“廉颇老将，其行军持重，未可动也。”偏将王陵献计曰：“金门山下有流涧，名曰杨谷，秦、赵之军共取汲于此涧。赵垒在涧水之南，而秦垒踞其西，水势自西而流于东南，若绝断此涧，使水不东流，赵人无汲，不过数日军必乱，乱而击之，无不胜矣。”王龁以为然，使军士将涧水筑断。至今杨谷名为绝水，为此也。谁知廉颇预掘深坎，注水有余，日用不乏。

秦、赵相持四个月，王龁不得一战，无可奈何。遣使入告于秦王，秦王召应侯范雎计议，范雎曰：“廉颇更事久，知秦军强，不轻战，彼以秦兵道远，不能持久，欲以老我而乘其隙，若此人不去，赵终未可入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卿有何计，可以去廉颇乎？”范雎屏左右言曰：“要去廉颇，须用‘反间之计’，如此恁般，非费千金不可。”秦王大喜，即以千金付范雎，乃使其心腹门客从间道入邯郸，用千金贿赂赵王左右，布散流言曰：“赵将惟马服君最良，闻其子赵括勇过其父，若使为将，诚不可当！廉颇老而怯，屡战俱败，失亡赵卒三四万，今为秦兵所逼，不日将出降矣。”赵王先闻赵茄等被杀，连失三城，使人往长平催颇出战，廉颇主“坚壁”之谋，不肯出战，赵王已疑其怯，及闻左右反间之言，信以为实，遂召赵括问曰：“卿能为我击秦军乎？”括对曰：“秦若使武安君为将，尚费臣筹画，如王龁不足道矣。”赵王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赵括曰：“武安君数将秦军，先败韩、魏于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，再攻魏，取大小六十一城；又南攻楚，拔鄢、郢，定巫、黔；又复攻魏，走芒卯，斩首十三万；又攻韩，拔五城，斩首五万；又斩赵将贾偃，沉其卒二万人于河；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其威名素著，军士望风而栗，臣若与对垒，胜负居半，故尚费筹画。如王龁新为秦将，乘廉颇之怯，故敢于深入，若遇臣，如秋叶之

遇风，不足当迅扫也。”赵王大悦，即拜赵括为上将，赐黄金彩帛，使持节往代廉颇，复益劲军二十万。括阅军毕，车载金帛，归见其母。母曰：“汝父临终遗命，戒汝勿为赵将，汝今日何不辞之？”括曰：“非不欲辞，奈朝中无如括者！”母乃上书谏曰：“括徒读父书，不知通变，非将才，愿王勿遣！”赵王召其母至，亲叩其说，母对曰：“括父奢为将，所得赏赐，尽以与军吏；受命之日，即宿于军中，不问及家事，与士卒同甘苦；每事必博谕于众，不敢自专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乡而朝，军吏无敢仰视；所赐金帛，悉归私家。为将岂宜如此？括父临终，尝戒妾曰：‘括若为将，必败赵兵！’妾谨识其言，愿王别选良将，切不可用括！”赵王曰：“寡人意已决矣。”母曰：“王既不听妾言，倘兵败，妾一家请无连坐。”赵王许之，赵括遂引军出邯郸，望长平进发。

再说范雎所遣门客犹在邯郸，备细打听，尽知赵括向赵王所说之语，赵王已拜为大将，择日起程，遂连夜奔回咸阳报信。秦王与范雎计议曰：“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！”乃更遣白起为上将，王龁副之，传令军中秘密其事：“有人泄漏武安君为将者斩！”再说赵括至长平关，廉颇验过符节，即将军籍交付赵括，独引亲军百余人，回邯郸去讠。赵括将廉颇约束，尽行更改，军垒合并成大营，时冯亭在军中，固谏不听。括又以自己所带将士易去旧将，严谕：“秦兵若来，各要奋勇争先。如遇得胜，便行追逐，务使秦军一骑不返！”白起既入秦军，闻赵括更易廉颇之令，先使卒三千人出营挑战。赵括辄出万人来迎，秦军大败奔回。白起登壁上望赵军，谓王龁曰：“吾知所以胜之矣！”赵括胜了一阵，不禁手舞足蹈，使人至秦营下战书。白起使王龁批：“来日决战。”因退军十里，复营于王龁旧屯之处。赵括喜曰：“秦兵畏我矣！”乃椎牛飧士，传令：“来日大战，定要生擒王龁，与诸侯做个笑话！”白起安营已定，大集诸将听令。使将军王賁、王陵率万人列阵，与赵括更迭交战，只要输不要赢，引得赵兵来攻秦壁，便算一功。再唤大将司马错、司马梗二人，各引兵一万五千，从间道绕出赵军之后，绝其粮道。又遣大将胡伤引兵二万，屯于左近，只等赵人开壁出逐秦军，即便杀出，要将赵军截为二段。又遣大将蒙骜、王翦各率轻骑五千，伺候接应，白起与王龁坚守老营。正是：“安排地网天罗计，待捉龙争虎斗人。”

再说赵括吩咐军中，四鼓造饭，五鼓结束，平明列阵前进。行不五里，遇见秦兵，两阵对圆，赵括使先锋傅豹出马。秦将王賁接战，约三十余合，王賁败走，傅豹追之，赵括复遣王容率军帮助。又遇秦将王陵，略战数合，王陵又败。赵括见赵兵连胜，自率大军来追，冯亭又谏曰：“秦人多诈，其败不可信也，元帅勿追！”赵括不听，追奔十余里，及于秦壁。王賁、王陵绕营而走，秦壁不开，赵括传

令一齐攻打，连打数日，秦军坚守不可入。赵括使人催取后军，移营齐进，只见赵将苏射飞骑而来，报曰：“后营被秦将胡伤引兵冲出遏住，不得前来！”赵括大怒曰：“胡伤如此无礼，吾当亲往！”使人探听秦军行动，回报道：“西路军马不绝，东路无人。”赵括麾军从东路而转，行不上二三里，大将蒙骜一军从刺斜里杀出，大叫：“赵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计，还不投降！”赵括大怒，挺戟欲战蒙骜，偏将王容出曰：“不劳元帅，容某建功。”王容便接住蒙骜交锋，王翦一军又至，赵兵折伤颇众。

赵括料难取胜，鸣金收军，就便择水草处安营。冯亭又谏曰：“军气用锐，今我兵虽失利，苟能力战，尚可脱归本营，并力拒敌。若在此安营，腹背受困，将来不可复出！”赵括又不听，使军士筑成长垒，坚壁自守；一面飞奏赵王求援，一面催取后队粮饷。谁知运粮之路，又被司马错、司马梗引兵塞断，白起大军遮其前，胡伤、蒙骜等大军截其后，秦军每日传武安君将令，招赵括投降。赵括此时方知白起真在军中，唬得心胆俱裂。

再说秦王得武安君捷报，知赵括兵困长平，亲命驾来至河内，尽发民家壮丁，凡年十五以上，皆令从军，分路掠取赵人粮草，遏绝救兵。赵括被秦兵围困，凡四十六日，军中无粮，士卒自相杀食，赵括不能禁止。乃将军将分为四队：傅豹一队向东，苏射一队向西，冯亭一队向南，王容一队向北。吩咐四队，一齐鸣鼓，夺路杀出，如一路打通，赵括便招引三路齐走。谁知武安君白起又预选射手，环赵垒埋伏，凡遇赵垒中出来者，不拘兵将便射，四队军马，冲突三四次，俱被射回。又过一月，赵括不胜其愤，精选上等锐卒五千人，俱穿重铠，乘坐骏马，赵括握戟当先，傅豹、王容紧帮在后，冒围突出，王翦、蒙骜二将齐上，赵括大战数合，不能透围，复身欲归长垒，马蹶坠地，中箭而亡。赵军大乱，傅豹、王容俱死，苏射引冯亭共走，冯亭曰：“吾三谏不从，今至于此，天也！又何逃乎？”乃自刎而亡。苏射奔脱，往胡地去讠。白起竖起招降旗，赵军皆弃兵解甲，投拜呼：“万岁！”白起使人揭赵括之首，往赵营招抚，营中军士尚二十余万，闻主帅被杀，无人敢出拒战，亦皆愿降。甲冑器械，堆积如山，营中辎重，悉为秦有，白起王龁计议曰：“前秦已拔野王，上党在掌握中，其吏民不乐为秦，而愿归赵。今赵卒先后降者，总合来将近四十万之众，倘一旦有变，何以防之？”乃将降卒分为十营，使十将以统之，配以秦军二十万，各赐以牛酒，声言：“明日武安君将汰选赵军，凡上等精锐能战者，给以器械，带回秦国，随征听用；其老弱不堪，或力怯者，俱发回赵。”赵军大喜。是夜，武安君密传一令于十将：“起更时分，但是秦兵，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，凡首无白布者，即系赵人，当尽杀之。”秦兵奉令，一



齐发作，降卒不曾准备，又无器械，束手受戮。其逃出营门者，又有蒙骜、王翦等引军巡逻，获住便砍，四十万军一夜俱尽。血流淙淙有声，杨谷之水皆变为丹，至今号为丹水。武安君收赵卒头颅，聚于秦垒之间，谓之头颅山。因以为台，其台崔嵬杰起，亦号白起台，台下即杨谷也。后来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，凄然长叹，命三藏高僧设水陆七昼夜，超度坑卒亡魂，因名其谷曰省冤谷。此是后话。史臣有诗云：

高台百尺尽头颅，何止区区万骨枯！

矢石无情缘斗胜，可怜降卒有何辜？

通计长平之战，前后斩首虏共四十五万人，连王龁先前投下降卒，并皆诛戮，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杀，放归邯郸，使宣扬秦国之威。不知赵国存亡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